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1.014

《荀子》英译自传播价值取向探析

彭利元, 龚志豪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荀子》英译传播经历了从基本忽视,到部分、整体价值发掘,并渐成热潮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早期单篇英译、中期节译选译、后期全译三个主要阶段。早期两个单篇英译对荀子思想持否定和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期节译选译根据译者各自偏好重点译介,后期两个全译本则分别采取专业型学术化详尽译介和面向大学生的普及型大众化译介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共同推动了西方荀学热潮的形成。《荀子》英译传播未受源出国主流机构推动,以西方学者为主体,受众自主选择、翻译、传播、吸纳,并不断扩散,呈明显“自传播”特征。其文化特异性新颖性和独特价值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内因,西方读者对中国视角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外因,西方荀学热是《荀子》文化价值吸引与西方文化内需完美契合的结果。

关键词:《荀子》英译;自传播;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G2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1-0109-08

引用格式: 彭利元, 龚志豪.《荀子》英译自传播价值取向探析[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1): 109-116.

Exploring Value Orientations in the Self-Dissemination of *Xunzi* in English

PENG Liyuan, GONG Zhih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Xunzi*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nearly total neglect, to partial and overall value exploration, and gradually formed a boom. The developing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stages, namely, the early stage with single chapter translations presenting totally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Xunzi's thoughts, the middle stage with selective translations of whatever chapters of *Xunzi* each translator thought to be important, and the later stage when two full translations of *Xunzi* worked together to generate a boom of the study of Xunzi's thoughts in western countries, with one as a detailed academic translation oriented for professional readers and the other as a popular easy reading version oriented for general reader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Xunzi* was not promoted by the mainstream institutions of its cultural origin, but mainly undertaken by Western scholars who as target readers spontaneously choose to translate, disseminate, accept, and gradually spread it widely, with an obvious feature of

收稿日期: 2022-12-09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荀子》英译传播研究”(22A0394)

作者简介: 彭利元(1969—),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学、跨文化传播学;
龚志豪(1998—),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

auto-dissemination. Its cultural specificity, novelty, and unique value are the internal cultural causes for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nd the diverse internal expectations of Western readers for Chinese perspectives and Chinese cultures are the external cultural reasons for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semination boom of Xunzi's Confucianism in the West is the result of a perfect fit between the attraction of its own cultural value and the internal cultural demands of the target readers.

Key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Xunzi*; auto-dissemination; value orientations

“近一千年来被排除在道统之外”^[1]的中国古代荀学,在西方已悄然从星星之火式自主翻译传播,发展成当代蓬勃燎原的热潮。但目前荀学英译传播研究极少。国外除对沃森(Watson)节译本、诺布洛克(Knoblock)、何艾克(Eric Hutton)全译本的少量评论^[2-10]外,其他译本的研究很少。国内,汉英对照《荀子》(1999)出版前,无任何《荀子》英译文献;至今仅有一般性论文不足10篇^[11-17]和少量英译点评^[18],《荀子》英译传播研究亟待加强。本文梳理《荀子》英译概况,集中探讨各译本的价值取向,揭秘其英译传播语境根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提供新启示。

一、《荀子》英译传播概况

相比其他先秦典籍,《荀子》的海外翻译与传播明显晚了许多。英语世界《荀子》全译于1994年才出现。之前的均为节译选译,最早的为1861年理雅各(James Legge)译出的《荀子·性恶》篇,此后60余年无他译。1924年起陆续有节译选译6种(Duyvendak 1924; Dubs 1928; Bodde 1937; Mei 1951, 1960, 1961, 1970; Watson 1963; Chan 1963),所译篇目1到19篇不等。全译现仅两种,均出自美国:一是诺布洛克(1988/1990/1994)学术型三卷本《荀子全译与研究》;一是何艾克(2014)大众型《荀子全译》。

《荀子》各篇英译本现有2到9种不等,传播冷热不一,但“荀学热”已悄然兴起。国外系统的荀学研究始于德效骞(Homer Dubs),他视荀子为中国“古代儒学塑造者”^[19]。全译本出现前,荀学研究“极为贫弱”^{[13]67};全译本出现后渐兴“荀学热”,“美国汉学界已作出极为可喜之成绩”^{[13]67},“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哲学研究中,无论华语或英语学术圈内,都能观察到荀子思想研究之崛起或

复兴”^{[20]25}。海外学者认为荀子“可与亚里士多德相媲美”^{[21]vii},其思想“如美妙绝伦的交响乐”,“是建功和谐安定社会的圣王之学”^{[22]xiii},“至今熠熠生辉”^{[23]xi};“无论是期待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特定群体,还是思考人生的芸芸众生,都应好好研究”^{[23]xi}。

二、早期单篇英译的价值取向

早期两个单篇英译(Legge 1861; Duyvendak 1924)左右着《荀子》的海外命运。前一篇对《荀子》基本持否定态度;后一篇挖掘了《荀子》的独特价值,开启了荀学海外传播新纪元。二者均体现了鲜明的差异化文化价值取向。

理雅各译的《性恶》载于其《孟子》第2章附录1^[24],与《韩文公原性篇》(*An Exa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Man-By Han Wăn-Kung*)一同译出。据理雅各卷首推介辞,该书1861年受香港宝顺洋行老板约翰·颠地(John Dent)赞助,在香港刊印1000本,廉价发售给各国传教士。因首印售罄,牛津的克拉伦登出版社于1895年决定重印。因此其首版年份为1861,这是目前考证《荀子》英译最早年份。

理雅各在孟子专论中译出《荀子·性恶》,必有其特定考虑,从译前简介可看出,其主要出于以下两点原因:(1)理雅各认为,荀子思想的新颖性、特异性可激发读者兴趣,引发思考。他说:“此处附上中国另两位杰出哲人的人性观,想必读者会感兴趣。其一与孟子观点迥异,其二则认为,前者观点难以解释人性现象。”^{[24]78}可见,附带译出荀、韩文章,旨在展现荀子观点新颖特异性,同时译出《韩文公原性篇》旨在支持对荀子的批评。理雅各并未在文中展开批评,只是说,“我无意浪费篇幅批评二者的态度观点。读者诸

君若偶见译文含混不清、欠妥欠当, 责任不全在我, 原文或许就是如此”^{[24]78}。(2) 理雅各自身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意识。理雅各关注荀子, 源于传教士杨格非 (Griffith John)。杨格非 1859 年在“皇家亚洲协会华北分会”做了“中国伦理学——聚焦人性观罪恶观” (*The ethics of the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octrines of human nature and sin*) 的演讲。理雅各认为, 杨格非对荀、韩的评论“全面有力”^{[24]78}, 若不英译荀、韩作品, 西方读者难窥真容; 在此译出, 利于读者探其究竟。其开放包容的文化意识值得赞赏, 因为他知道, “凡欲理解中华民族, 务先了解其经典文献”^{[25]10}。《性恶》尽管特异, 但很经典, 实该译而知之。但他后期对这种异见还是回避了, 再没译过《荀子》其他篇章。理雅各的负面评价, 对《荀子》异域传播起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此后 60 余年未见《荀子》其他英译。但他还是亮出了前人对荀子的肯定, “孟子至秦兴之间, 哲学家荀况辉煌一时, 其著述恢宏, 足成巨著, 视其为孔子最杰出传人者众多”^{[24]2}。这种正面处理为后人继续发掘荀子价值提供了参考。

1924 年荷兰汉学家戴闻达 (Duyvendak) 译出的《荀子·正名》, 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理雅各造成的负面形象。译前介绍长达三页, 详述翻译缘由, 核心即《正名》特殊的差异化价值。可概括为四点:

(1) “正名”为孔子政治哲学根本理想和儒学中心议题; 荀子《正名》最早阐发孔子“必也正名”之说, 是孔子“正名论”的继承发展。荀子所谓“不正名”则“志必有不喻之患, 而事必有困废之祸”, 是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完美注脚。全译《正名》, 既利于深刻把握儒学中心议题^{[26]222}, 也利于展现荀子对“正名论”的理解。他说, “无论按《论语》本意理解与否, 我在此展现的, 无疑是荀子时代对该观点的理解。”^{[26]221}

(2) “名学”作为最有趣味的中国思潮, 以“正名”为核心议题, 汉学文献多有提及, 但荀子“正名论”从未充分展开^{[26]221-222}。胡适英文版《先秦名学史》(1922) 对荀子“正名论”有客观评价, 译出了荀子“名学”部分要点, 但不全面, 有些部分未说透, 译出《正名》有利于整体把握荀子“名学”^{[26]222-223}。

(3) 作为中国古代罕见之逻辑学构建, 《正名》值得重视。“其定名精妙, 令人惊叹”, “其语言起源观、语言本质观、知识观、事类剖析、个性化界定, 甚至文末‘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 无势列之位而可以养名’之观点, 均值得关注。”^{[26]223}遗憾的是, 荀子等开创的这种逻辑学传统未能持续, 否则“中国思想史或许另有一番光景”^{[26]224}。

(4) 荀子独到的伦理思想值得重视。中国古代多数“名家”认为, 逻辑、词源与伦理密切相关, “正名”首先意味着正确的伦理评价。荀子则走得更远, 将这一切归结为“道德自控” (moral task of self-control)。“人类唯有完美控制情感欲望, 与道偕行, 方知如何正其名, 即方知如何把握真实逻辑, 做出正确伦理判断”, “若非伦理为重, 荀子难称中国哲人”^{[26]223}。可见在他看来, “正名”乃荀子伦理学根基, 重视荀子伦理学务必重视《正名》篇。

由此看, 戴闻达认为, 《荀子·正名》乃《荀子》核心之核心, 价值不容忽视。《正名》之外, 他对荀子的关注较全面严谨。他不仅在德效骞《荀子——古代儒学塑造者》^[19]出版后, 迫不及待发表《荀子年表》^[27], 纠正德效骞在荀子年表上的失误, 还在德效骞《荀子选译》^[28]出版后, 仔细比对原文, 发表《德效骞〈荀子〉英译札记》^[29], 逐一摘录其误译 270 余条, 配上汉语原文, 附上自己改译, 偶加评论, 为后续《荀子》英译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对德效骞未全译《荀子》表示遗憾, 认为不可凭主观裁删篇目。可以说, 戴闻达虽未亲自全译《荀子》, 却堪称英语世界全面关注荀学第一人。其不仅发掘了荀学重要价值, 也为严谨的《荀子》英译作了示范。

三、中期节译选译的价值取向

上述两个单篇之外, 《荀子》节译选译主要有 7 种。版本最多的是《正名》《性恶》, 各有译文六种, 五种出自相同译者 (Dubs 1928; Bodde 1937; Mei 1960; Chan 1963; Watson 1963); 《正名》另一译本出自梅贻宝 (Mei 1951), 《性恶》另一出自 Chih-yi Cheng (1928)。其次是《天论》, 有译文五种 (Dubs 1928; Bodde 1937; Mei 1960; Chan 1963; Watson 1963)。第三是《劝学》《王制》《礼论》, 有译文四种, 三种出自相同译者 (Dubs

1928; Bodde 1937; Watson 1963); 另一种出自梅贻宝, 其于不同年份译出《礼论》(1960), 《劝学》(1961), 《王制》(1970)。第四是《乐论》《解蔽》, 有译文三种(Dubs 1928; Bodde 1937; Watson 1963)。第五为译文两种的, 多出自德效骞和卜德, 为《非相》《非十二子》《仲尼》《儒效》《富国》《正论》6篇(Dubs 1928; Bodde 1937); 《修身》《议兵》也有译文两种, 出自德效骞(Dubs 1928)和沃森(Watson 1963)。

节译选译篇目最多者属德效骞、卜德和沃森, 所译篇目分别为19、16、10篇。德效骞为全面研究、英译《荀子》第一人, 选译了《荀子》前23篇中的19篇(《不苟》《君道》《臣道》《致士》四篇未译)及《尧问》末段荀子后学对所谓“孙卿不如孔子”的回应。他几乎同时推出《荀子——古代儒学塑造者》(1927)和《荀子选译》(1928)两书, 其翻译主要出于研究需要, 以集中介绍纯正的荀学思想, 疑似伪作的不译。他说: “《荀子》一书多有附益。唯有看似纯正的篇目才予以翻译……也并非所有纯正篇目都译了; 有些篇目, 尤其是有关政治话题的篇目或内容, 吸引力不足, 不值译出。”^{[19]43} 比如《富国》他略去了对墨家学说的批评; 《非十二子》则根据唐代杨倞注解“案《韩诗外传》止十子, 无子思、孟子, 此乃并非之; 疑出韩非子、李斯所附益”^{[12]4}, 直接删除了子思、孟子部分, 标题也改为“Against the Ten Philosophers”。可见德效骞主要从文本纯正度、价值与吸引力大小来选译篇目。德效骞《荀子》研究与英译, 激发了西方对荀子的研究兴趣, 使得“中国亚里士多德——荀子”在西方汉学界长期被忽视的局面得以改变^{[30]preface}。

卜德(1937)所译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 涉及《荀子》16个篇目, 多为选译, 随冯友兰偏好, 并非其自主选译。冯友兰引用相关篇目旨在展现荀子思想, 支撑其论述, 而卜德之英译则出于该书对西方读者的差异化价值。他说: “太多西方人依然属庄子所言井底之蛙, 只能看到自己那块小天地, 却视之为世界全部; 以为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即世界全部者大有人在。在这种时代, 亟需对不同文明做比较研究, 这不仅利于理解异域文化, 也利于理解自身文化, 对自身文化亟需有客观公正之评价。正是基于此类原因,

我作此翻译, 想让西方读者看看, 受过西学熏陶之中国学人如何看待其本国传统。”^{[31]xi} 由此可见, 为西方读者提供差异化视角和价值, 借以增进对自身文化和异域文化之理性认识, 是卜德英译的主要考量。对原文第1章的删节处理同样力证他具有明确的读者价值取向。“英文版第1章只是原文第1章之部分翻译。原文第1章的部分内容已整合并独立成篇, 作为英文版作者导言; 而其他内容对西方读者吸引不大, 删除不译。”^{[31]xii}

沃森《荀子概要》(1963)选译了10篇, 为《劝学》《修身》《王制》《议兵》《天论》《礼论》《乐论》《解蔽》《正名》《性恶》, 均属他认为比较重要的篇目。在前言中他点明了如此挑选的理由: 首先是荀子人性论明显有别于佛家和其他儒家。荀子曰: 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则人性之善必非先天内在, 而是后天养成, 需勤勉修炼、规范养成。其二, 荀子为人之性恶提供的改善修炼方法对西人富有启示, 其认为性恶可经教育、道德教化得以改善, 借礼仪、音乐潜移默化, 官员在民众教化、道德改善中至关重要。其三, 荀子众多议题“与我们当今关心的许多议题惊人地相似”^{[32]ix}, 譬如: 如何正确使用语言, 如何治国理政、确保社会安定, 如何教育国人、强兵用兵等, “尽管其解决思路对我们并非完全可行, 但其推理分析过程依然对今人富有启示”^{[32]x}。

狄百瑞1967年整合出版沃森所译墨子、荀子、韩非子, 也有明确的读者价值考量。一是继续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思想传统提供廉价译本, 二为让前辈译者之开拓性翻译传播更广。他说: “《墨子荀子韩非子概要》……旨在向西人介绍东方思想文学传统代表性著作……中国有些经典哲人, 仅作概要性介绍远远不够, 需有更完整之翻译和更充分之阅读分析。作此说法并非要贬低前辈学者为拓宽西人眼界做出的卓越开拓性贡献。但此类译作或已绝版, 或者昂贵, 普通读者无力购买。刊出该系列, 旨在推动此类译作走进千家万户、大小课堂, 传播更广。”^{[33]Forward}

当全译可遇不可求, 节译选译可起登堂入室之效, 激发读者兴趣。1928年Chih-yi Cheng的博士学位论文《荀子人性论及其对中国思想之影响》内有《性恶》英译^{[30]32-40}, 这是《性恶》第二个英译。译前他阐述了翻译的三个理由: (1)从内容风格看,

《性恶》乃中国文学杰作;(2)“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为荀学核心,一切辩论皆为支撑该观点,荀子“知识渊博,逻辑严密,不仅展示了超人智慧,也展现了对人性的深邃理解”^{[30]32};(3)“为获得恰当的思辨氛围,感受其有力论辩,提供基于原文的翻译必不可少”^{[30]32}。从参考文献看,他曾参考理雅各1898年版《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2卷第2章附录之《性恶》英译,却依然决定自行英译,对理雅各译文未作评论,但从前述理由可看出,也许他认为理雅各译文与原文有出入,难以让读者领略其思维逻辑,感受其论辩力量。

另两个译本出自共同参与《中国传统资料选编》(1960)^[34]工作的梅贻宝和陈荣捷。梅贻宝负责古典儒、墨、道、法几家内容,而陈荣捷负责新道家、新儒学和佛教部分,因而梅贻宝对荀子的关注多于陈荣捷。从所及文献看,梅贻宝可说是专注荀子,未见他有其他研究论文。

《中国传统资料选编》中梅贻宝选译了《荀子》的《天论》《性恶》《礼论》《正名》四篇^{[34]100-117},他认为该四篇密切相关,最能代表荀子核心思想。他在此仅择要译介,未通篇全译,比如,《天论》中未译“天职既立,天功既成”至“《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在天者莫明于日月”至“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也”、“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至末尾这些段落;而《正名》则只选译了“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至“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取自其1951年版《正名》译文的第2部分内容^{[35]55-58},涉及正确使用称名三基础:

(1)定名缘由,(2)称名异同之条件,(3)定名之基本原则^{[35]52}。

梅贻宝1951版《正名》译文前提到《荀子》重要篇目有五,依次为《天论》《性恶》《正名》《解蔽》《礼论》^{[35]51},与1960版篇目、次序略不同。后又增译两篇:《劝学》(1961)和《王制》(1970)^[12],但未译出《解蔽》。优先译出《正名》,是因其“鲜为人知,却更有启发”;文本不难,“却需相当认真对待”^{[35]51}。该版中英对照编排,方便读者比对阅读和批评。他希望中国哲学所有重要论述最终都能有权威英译^{[35]52}。他自己则尽力把《荀子》核心思想译介出去,也为《荀子》英译提供

了一定示范。

陈荣捷后来在其《中国哲学文献选编》(1963)中选译了《天论》《正名》《性恶》三篇^{[36]115-135},《天论》《性恶》是全译,《正名》是选译,因为“天论、性恶、正名三篇最重要”^{[37]122}。他还认为,“荀子对汉代的影响,比孟子大多了……其自然主义,实在主义,对逻辑之重视,对进步之信仰,对法律之强调,对各家之严厉批评等,使得他对现代中国人处处都展现着特别的吸引力。”^{[37]121-122}

四、后期全译的价值取向

前辈学者对全译本的期待激励后学砥砺前行;后学中,诺布洛克和何艾克用力最多。他们专注荀子研究与翻译数十年,分别为《荀子》海外学术化传播和大众化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诺布洛克完成了三卷本《荀子全译与研究》巨著。卷一前言中,他阐明了翻译的几个理由:(1)英语世界对此前的德效骞、沃森节译本无讨论,不利学术研究;(2)德国学者柯斯妥(Hermann Koster)尽管把《荀子》译成了德语,讨论却过简,不利于学术研究;(3)他试图搜罗中日两国一切可及之研究,为荀子整体哲学思想提供资料详实的英译^{[21]viii}。其译本至少有三大特点:(1)解释性资料丰富。“总序”长达128页,介绍了荀子生活经历、与经典儒家及同辈学者的关系、稷下学院及当时思想、自然观、社会观、《荀子》成书史、《荀子》各篇成文史等,发前人未发,堪称“壮举”(a tour de force)^{[4]137}。(2)每篇前均提供详细介绍,概述哲学要点,阐明与其他哲人之关联。(3)文本流传不一,或前人注释抵牾之处,适当加注,说明其翻译措辞理由。三卷文末注释合计2930余条,占224页,足见其注释之用功。

诺氏译本专业性、学术性取向非常明显,对展现荀子思想整体贡献巨大,学界评价极高。

“译作大大超越了中国古典哲学其他任何翻译,资料详实,选材精到周密……为其他中国哲学文本翻译树立了典范”^{[2]365};“译文总体优秀,无疑在未来多年都堪称《荀子》翻译定本(definitive translation)”^{[4]138};“诺氏译作堪称理想的‘博士’之作……诺布洛克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博士”^{[5]216}。

正因其专业性学术性取向,其译本对普通读者则不甚友好,而且,一些地方翻译时有所疏漏,

因此招致不少批评。比如:注释过多干扰流畅阅读,有时注释过长或者应注未注,选择特定译法证据不足,术语翻译不准,文献多有遗漏等。“存在大量细节性错误;而且,在译文措辞及伦理术语处理中,对过去70余年中国古文献研究进展表现出‘惊人的无视’。”^{[38]487}因此,普通读者对其兴趣不大。要向普通读者推介荀学,需有全新译本。

何艾克1994年起便朝新方向努力。他在斯坦福本科学历学习5年,对诺氏译本早有关注。其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均与荀子相关,一是《荀子“义”之意义》,一是《荀子论德性与理性》。他1996年开始翻译《荀子》,2014年推出《荀子全译》。相对于诺氏译本,何艾克译本简略了许多。除前面致谢2页、引论19页、早期中国历史脉络图1页,后面附录2个、注释26页、参考文献2页、索引11页外,皆为《荀子》英译(合343页)。

《荀子》之重要文化价值及其当代意义是吸引何艾克之重要因素。《引论》开篇他说:“《荀子》无疑是儒学传统最富哲学趣味也最复杂的文本之一……话题广泛,无所不及,思想深邃。文本虽古老,但许多思想至今熠熠生辉、句句箴言。无论是期待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特定群体,还是思考人生的芸芸众生,都应好好研究。”^{[39]xi}

他推出新译主要为了照顾普通读者,为本科教学提供物美价廉的简洁译本。他认为,诺氏译本解释庞杂、尾注繁多,远超本科生阅读需要;厚重昂贵,非理想的教学选本;译文过直,用词费解,非议多。沃森译本尽管可选,但重要章节有删,影响思想的整体把握^{[39]xi-xii}。

其译本主要追求简洁明了、连贯一致、激发学生兴趣。(1)弱化学术性,增强可读性。其将专业性注释、背景介绍降至最低,仅提供少量术语注释。(2)术语翻译只求近似,不求对等,期待读者由译文而追溯原文具体语境,探究真意,“若译文能让读者欣赏《荀子》,立志探究,则吾志达矣”^{[39]xiii}。“用于翻译的英语词汇只是汉语术语的近似物,并非确切对等词,其确切意义须考察其具体语境。”^{[39]xiii}有些难找对应词的重要术语,如仁、义等,直接用汉语拼音拉丁化,不作翻译,附录中再稍作解释^{[39]344-346}。(3)翻译措辞基本依据王先谦等前人注解,非万不得已不掺入个人化理解。他说,“我对何为最优理解有个人见解,但译文总体力避掺

入个人理解……我基本赞同文本之传统解读,但为了提供哲学上整体一致的《荀子》读解,当传统读解失之公允时,我不得不偏离传统。”^{[39]xii}

他还努力发掘前人多有忽略的音韵美特殊价值。他认为荀子善用押韵对称句式,字数对等(如“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或不等(如“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他认为“韵文乃《荀子》一大特色,值得充分关注,并在翻译中完美再现”^{[39]xvi};

“这些韵文功能特殊,对理解《荀子》意义重大,需长篇大论,甚至可写一部专著,远非简短介绍说得清的”^{[27]xv-xvi}。这些韵文使语言朗朗上口、易诵易记^{[39]xv}。学界一般认为《荀子》“文学风格平庸”(陆殿爵语)^{[39]xvii},往往忽视其押韵特色,何艾克“希望努力超越别的译本,突出《荀子》这一特色”^{[39]xvi}。他尽力用英文特定押韵句式译《荀子》韵文,除非可能因韵害义,或力有不逮。不能做到押韵则注明有韵,“向学生说明原文有韵比呈现原文如何用韵更重要”,“有这种意识利于体会中国古代散文艺术美”^{[39]xvi}。他说,“《荀子》写作风格非常优雅有力,尽管我英语表达力有不逮,但期望我的努力能或多或少向英语读者传达《荀子》之优美。”^{[39]xvii}如“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的英译以abcbdd模式营造押韵,并以诗行格式呈现^{[39]10}:

The measure for goodness in all things is this:
Use it to control your qi and nourish your life,
Then you will live longer than Peng Zu.
Use it to cultivate yourself and achieve fame,
Then you'll be equal to Yao and Yu.
It is fitting in times of prosperity.
It is useful in facing adversity
— truly such is ritual.

学界对何艾克译本评价甚高,认为在韵文翻译上的努力,“是何艾克译本最富创造性的方面”^{[10]535}。他让读者看到,“《荀子》不仅应视为早期儒学重要著作,也应当作重要文学作品”^{[10]535}。尽管其译本也有明显失误,如把荀子核心术语“心”统一译成heart,而不是依境选择heart或mind,参考文献也过于陈旧,近15年新文献尤其是英语世

界新文献很少涉及等^{[9]613-614}, 却“大多能把可读性、准确性完美结合起来”^{[9]613}, 总体上为非专业读者了解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典文献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提供了价廉物美的译本, 将受到大学师生和普通读者的广泛欢迎^{[9]614}。

《荀子》的英译传播, 经历了从基本忽视, 到部分、整体价值发掘, 并渐成热潮的发展历程。全译本后, 荀子“迅速发展为最为风行、影响最大的东亚哲学家, 过去 20 余年相关论著超过了其他任何中国思想家”^{[9]611}, 一股荀学热在西方已经形成。《荀子》的海外传播基本未受中国主流机构推动, 而是以西方学者为主体自主选择、翻译、传播、吸纳、扩散的特点, 带有明显“自传播”特征。

《荀子》英译自传播主要基于两种价值考量: 其一是《荀子》本身思想的新颖性、深邃性、系统性及其特有当代价值对西方文化的价值吸引。无论是理雅各首译本, 还是中期节译选译和后期全译本, 都在逐步展现《荀子》本身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离开了文本自身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和当代意义, 不可能有荀学的海外复兴与自传播热潮。《荀子》自身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和当代意义, 是其自传播的内在语境基础。其二是西方文化的内在困惑及其对东方文化的内在需求。正如卜德等人所言, 囿于狭隘世界文化观的西方读者, 需要类似荀子哲学的东方文化来扩充自己的文化视野。因为不同文化的对比交流, 不仅利于认清自身文化, 也利于深入了解异域文化。可以说, 《荀子》的不同译本展示出来的独特文化价值, 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受众自身的文化内需, 是《荀子》海外自传播的外在语境基础。

《荀子》英译自传播热潮的形成, 是文化价值吸引和文化内需驱动完美契合的结果, 二者缺一不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仅要重视文化价值吸引力的创造挖掘, 也应重视受众文化内需的深入调查与透彻把握。而传播力最为根本的, 在于文化传承创造的精品意识和穿越时空的人类共同价值意识。《荀子》尘封千年, 却悄然在西方大放异彩, 无疑是《荀子》自身的人类共同价值和现实意义决定的。它不仅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 也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带来新启示。

参考文献:

- [1] 温新红, 杨柳, 梁涛: 还儒家一个整体面目 [N]. 中国科学报, 2012-11-12(5).
- [2] SHUN K L.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ume 1, Books 1-6 by John Knoblock[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9, 48(2): 364-365.
- [3] PETERSON W J.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by John Knoblock[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0, 95(5): 1600.
- [4] ENO R.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ume 1, Books 1-6[J].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1990, 12: 135-138.
- [5] CUA A S.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ume 1, Books 1-6[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91, 41(2): 215-227.
- [6] BOLTZ W G. John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ume I, Books 1-6[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1, 54(2): 414-418.
- [7] BOLTZ W G. John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ume II, Books 7-16[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2, 55(1): 158-160.
- [8] BOLTZ W G. John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ume III, Books 17-32[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6, 59(1): 183-185.
- [9] TAVOR O. Hutton, Eric, Xunzi: The Complete Text[J]. Dao, 2015, 14(4): 611-614.
- [10] MILBURN O. Xunzi: The Complete Text.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ric L. Hutton[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15, 25(3): 535-536.
- [11] 蒋坚松. 文本与文化: 评诺布洛克英译本《荀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1): 40-43.
- [12] 王灵康. 英语世界的荀子研究 [J]. (台湾) 政治大学哲学学报, 2003(11): 1-38.
- [13] 李哲贤. 荀子人性论研究在美国 [J]. (台湾) 政治大学中文学报, 2007(8): 67.
- [14] 何飞. 《荀子》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30(4): 75-77.
- [15] 曹思琦. 《荀子》的英译研究 [J]. 大学英语 (学术版), 2013, 10(1): 210-212.
- [16] 王红超. 《荀子·劝学》英译文本中的语言转换与文化传达: 诺布洛克英译本中国文化意象的译介 [J]. 邯郸学院学报, 2014, 24(2): 51-55.
- [17] 魏然.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视角下典籍中哲学术语的英译: 以荀子《性恶》中哲学术语英译为例 [J]. 名家名作, 2021(9): 106-107.

- [18] 潘文国. 中籍英译通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756-783.
- [19] DUBS H H. Hsü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M].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27.
- [20] 佐藤将之. 21世纪《荀子》思想研究的意义与前景[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7(6): 25-31.
- [21] KNOBLOCK J.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ume I, Books 1-6[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2] SATO M. 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unzi[M]. Leiden: Brill, 2003.
- [23] HUTTON E L. Xunzi: The Complete Text[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4] LEGGE J. Appendix 1: That the Nature is Evil: By the Philosopher Hsün[A]. LEGGE J. The Works of Mencius. 2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5: 79-88.
- [25] RIDE L. Biographical note[A]. LEGGE J.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1-25.
- [26] DUYVENDAK J J L. Hsün-Tzū On the Rectification of Names[J]. *T'oung Pao*, 1924, 23(1): 221-253.
- [27] DUYVENDAK J J L. The Chronology of Hsün-Tzū[J]. *T'oung Pao*, 1929, 26(1): 73-95.
- [28] DUBS H H. The Works of Hsüntz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with Notes[M].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28.
- [29] DUYBENDAK J J L. Notes on Dubs' Translation of Hsün-Tzū[J]. *T'oung Pao*, 1932, 29(1): 1-42.
- [30] CHENG C. Hsüntzu'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Thought[D]. Columbia University, 1928.
- [31] BODDE D.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1: The Period of the Philosophers[M]. Peiping: Henry Vetch, 1937.
- [32] WATSON B. Xunzi: Basic Writing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 [33] DE BARY W T, WATSON B. Basic Writings of Mo Tzu, Hsün Tzu and Han Fei Tzu[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34] DE BARY W T, CHAN W, WATSON B.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1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 [35] MEI Y P. Hsün-tzū on Terminology[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51, 1(2): 51-66.
- [36] CHAN W.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37] 陈荣捷.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M]. 杨儒宾, 吴有能, 朱荣贵, 等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 [38] GOODRICH C 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Hsün-Tzu[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0, 110(3): 487-492.
- [39] HUTTON E L. Xunzi: The Complete Text[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责任编辑: 陈璐